



寻一片开阔地

■ 颜小烟

最近，我常常在梦中奔跑。每次大汗淋漓地醒来，想见的那个人却依然没有见到。梦魔深处总会出现一大片比人还高的芒草，我只好用力拨开一丛又一丛的芒草向前跋涉、拼命奔跑，可无论我如何奔跑，都无法跑出那一片看不到尽头的芒草地。

直到有一天，我看到了母亲的背影，她在梦里告诉我，她好冷。我想，母亲一定还在责怪我，怪我在她离世时给她穿的衣服太薄、不够体面。为母亲“守七”的那些时日，我和弟弟妹妹以及父亲一起待在母亲的房间里过夜，他们很快就梦到了母亲，还清晰地描述出了他们梦里所见到的母亲的样子。唯有我，一次次地在梦里徘徊、奔跑，环顾四周，却始终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。那条通向母亲的路依然没有为我敞开，四周空荡荡的，一个人影也没有，只有遮天蔽日的植被和天空中堆砌得越来越多的乌云。

我突然想起了小时候的某个夏天，母亲让我去守鱼塘。那些无聊而漫长的时光里，逗弄完小溪里的鱼虾和招潮蟹，我喜欢一个人沿着小溪溯流而上。那些漫过脚踝的溪水清凉而温柔，溪里的泥沙时而坚硬，时而绵软。小溪两旁的木麻黄树遮天蔽日，越往前走，光线越暗。走过几个拐弯之后，小溪两岸的鱼塘渐渐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茂盛的植被。从枝叶间筛下的阳光细碎而稀薄，溪水的潺潺流淌声被无限放大。万物俱寂，时间如梦一般沉静下来，直至惊飞的鸟群打破了周围的宁静。如梦初醒一般，我赶紧捡起一根掉落水中的树枝，顺着来路跑了回去，溅起的水花打湿了母亲刚刚为我买回的新裙子。

涨潮的时候，小溪里就会涨满海水。百无聊赖的我只好循着小溪，沿岸前行。穿过一方又一方鱼塘之后，是一大片茂密的木麻黄树林，地上铺满了厚厚的木麻黄树叶，木麻黄树叶虽形似松针，但却特别柔软。光着脚踩在厚厚的木麻黄树叶上，让人感觉舒适而欢愉。午后，我喜欢在林子里光着脚来回奔跑，耳边刮起的风让我有一种起飞的感觉。跑累了，继续往前行，就会遇见一片更加茂盛的灌木林。许是人迹罕至的原因，我尝试了很多遍，最终还是找不到那片灌木林的入口。很多次，我站在木麻黄树林深处往灌木林里望去，莫名的畏惧感攫住了我的好奇心，让我停下了继续前行的脚步。

从那以后，那片灌木林似乎成了我的心魔，在往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我常常会梦见它。难过的时候，悲愤的时候，落寞的时候，抑或迷茫的时候，每次它都会变换模样来找我，让我渐渐模糊了关于它的所有记忆。

这一次，我躺在母亲的房间里，又一次梦见了它。它变成了一大片高不见人的草地，无论我在梦中如何努力，都无法穿越它，去见一见还停留在梦的尽头的母亲。当时正值盛夏，梦里却暗无天日，全然变成了无比萧瑟的冬天。悲伤不浓不淡，如细火慢炖般，一点一点地炖煮着我的情绪。有一种冷是从梦里渗透出来的，刺痛着我的神经，让我不由得用力抓了抓床上的被子。

母亲床上的那床被子是去年冬天我给她买的，她一直说她怕冷，要我多给她买几床被子。可是等到大伯母叫我们清理母亲的遗物时，我翻箱倒柜却找出了焕然一新的它们。原来一整个冬天，母亲宁可挨冻，也舍不得把它们拿出来用。被子如是，衣服如是。好多漂亮的衣服都被母亲存放在柜子里，存放了这么多年还依然崭新如故。和妹妹一起整理母亲的衣物时，我蓦然想起了母亲在住院时对我的埋怨，她天天责备我没能给她带上几身漂亮的衣服，让她最终无法体面地过完人生中最后的时光。我从来没有想过，一生要强又注重体面的母亲，竟是被病痛夺去了她所有的尊严。

其实在童年的我就曾经问过母亲，穿过鱼塘东面那片木麻黄树林之后是什么地方，那片巨大的灌木林里会不会藏着什么神奇的东西。母亲当时笑了笑，并没有责备我四处钻林子，也没有告诉我林子里有什么东西，只是告诉我，这个世界上，不管是什么林子，只要钻出去，肯定就能看到一片无比开阔之地。红树林也好，木麻黄树林也好，灌木林也好，有勇气的时候就可以穿过它们去寻找另一片开阔之地，没有勇气的时候就原路返回，并没有什么林子是非钻不可的。虽然年少的时候母亲曾带着我钻过很多林子，我尾随着她挖海螺，捡木麻黄树叶，挖草药……直到一轮圆月从海边冉冉升起。但是，那片茂密的灌木林我一直没有机会叫母亲陪我一起去钻。

母亲辞世之后，我一直困在深深的自责里。每次想她的时候，我也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在梦中穿越那片梦魇般的灌木林，希望有一天能够顺利抵达那一处有母亲存在的开阔之地。

闲来临习黄庭坚的《山预帖》，其中总有一些“撇捺开张，字形扁阔，字势向右上扬”的东坡笔意，让我好奇当年的东坡居士是如何使山谷先生（宋代诗人黄庭坚）成为他的超级粉丝的，并且渐渐地，东坡先生亦迷恋起山谷先生的字和诗文，以至于他的《祷雨帖》“从容娴雅，行笔松缓”，酷似庭坚执笔。此时正是椰城的午后，阳光忽地从窗户钻进来，如同黄金般刚好镀在《苏东坡在海南》那本书上，仿佛东坡先生突然驾临一般。我马上站起身，端了茶，对着两个伟大的灵魂深鞠一躬，而后陪着他们深喝一口，就感到今天这五指山红茶，怎么就那么有滋有味，先是五味杂陈，而后是单纯回甘。

此时，这茶竟让我想起江西修水一个名叫双井的小村子，据当地人传说，九百多年前，苏东坡与黄庭坚在这双井村里有过千古一晤。

那是元丰四年的春天，虽然长江吹拂的风还带着刺骨的寒意，但东坡先生因为“乌台诗案”而悲伤不已的心，已经平静下来。这是他来到黄州的第三个春天，虽然开始有着“拣尽寒枝不肯栖”的孤高，但天性旷达的他，慢慢炼就了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适者生存的智慧。他开垦东坡，筑起雪堂。一方桃源，让他在寂寞中安享快乐。

就在东坡先生偏安一隅、开始过上怡然自得的生活时，远在江西的黄庭坚寄来的一封信，像燕子一样，飞到了雪堂，落在东坡先生的手上。黄庭坚是一位比东坡先生小八岁的后生，两个人虽然没见过面，但彼此早已如挚友般惺惺相惜。黄庭坚一直关注着东坡先生的境况，当他知道东坡先生的身心在新的环境里已经平复，便以品尝新茶的名义，盛邀东坡先生到他的家乡双井村散散心。

庭坚对东坡先生的性情是再了解不过了，“双井茶”就是东坡先生的软肋。此茶是曾被欧阳修称为“双井品草，第一”的贡品，也是被黄庭坚称为“落硙霏霏雪不如”的珍物。当东坡先生看到“双井茶”这三个字时，立马就心驰神往了。当然，召唤他的不仅是茶的诗韵，更是写信的人。黄庭坚，这位与苏东坡并称“苏黄”的诗坛奇才，在苏东坡被投入大牢时，不怕被牵连，毅然仗义执言，称“子瞻无罪”。黄庭坚是一位君子，他的举止让东坡先生钦佩不已，感动不已。

东坡先生很快启程。他乘船沿长江一路东下，入鄱阳湖，最后沿河道辗转前往修水。虽然一路舟车劳顿，很是辛苦，但他的心情却格外的好。

当满目苍翠的修水映入眼帘，很是特别的

一鸣和之应

双井茶烟里的唱和

■ 梅国云

豆花香茶的味道越来越浓时，苏东坡不禁怦然心动，他知道，双井村就在眼前了。

自从黄庭坚接到东坡先生的回信之后，就盘算着先生的行程和到达双井村的大概日子。这两天，他一有时间就到村口等。见面时刻越来越近，他们两个都怀着激动的心情想象着对方的模样。车子刚进入村口，东坡就看到一棵老樟树下站着一个人，此人身形清瘦，目光如炬，那昂立的风骨，宛若修竹，挺拔而高洁。他猜想，如此骨骼清奇之人，除了庭坚，难道还有其他高人也来到了这里？而庭坚也远远地就看到了过来的马车，当车上人下来，洒脱地整理衣衫，迈着从容的步伐走过来时，庭坚也在想着，如此旷达之人，不是我从未谋面的老师，还能是谁？就赶紧迎了上来，向着来人拱手深鞠一躬说：“子瞻先生，一路辛苦！”“鲁直，我来了！”苏东坡也拱手深鞠一躬。

他们互相对视，然后哈哈大笑。笑声在山谷回响，惊起一群鹭鸟。这风轻云淡的笑声里，既有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的相惜，也有“人生如逆旅，我亦是行人”的慨叹，更有“终于见到你”的欢喜。

庭坚挽着东坡先生的胳膊来到自家庭院。庭院简朴雅致，竹叶在风中摇动，鱼儿在荷花缸里摆动着尾巴，仿佛都在迎接远道而来的贵客。他们没有太多的寒暄和客套，就像刚刚分别不久的老朋友，自在而随意。

进入书房，庭坚生火煮泉。水是屋后的山泉，甘甜而清冽。茶却是新采新炒的鲜茶，芽头挺秀，银绿隐翠。庭坚见水沸腾，便起身将开水壶放在一边冷却。东坡先生知庭坚是制茶泡茶高手，此时如将沸水注入碗中，茶叶便会烫烂。两人说了一会儿话后，庭坚才拿起壶徐徐冲泡。就见青瓷碗中，茶叶如静卧的少女，忽然醒来，舒展身子，翩翩起舞。一股幽幽的香气向东坡拂来，竟让东坡先生有些迷醉。

庭坚把茶递给东坡，说：“先生一路劳顿，请先饮一盏家乡的粗茶。”

东坡是一位将日常生活过得非常文艺的讲究之人，他慢慢地把茶端起，仔细观察，但见茶碗里面，汤色如初春的绿意，清亮可人，而交织在一起沁人心脾的豆香和兰香，早已让先生心旷神怡。他迫不及待，轻啜一口，停留片刻而后咽下，顿觉微苦，但那苦就跟幽灵般很快便消失得无影无踪，随后而来的丝丝甜意，从喉头和舌根泛起，醇和悠长。

“真是不可多得的好茶！”东坡脱口而出，略微沉思后，他对主人赞叹道：“这道茶的妙，在于香，在于甘，在于活。甘是一种超然，它生于风雨；香是一种气韵，它生于涅槃；活是一种生命力，它生于逆境。”

庭坚平静地看着东坡先生，内心崇敬的潮水一直在激荡，他有些羞赧地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此茶犹如君子之交。刚刚相见或略有生涩，但越处越能品出彼此的真，彼此的醇，彼此的久。不掺杂质的真，是肝胆相照；愈发浓厚的醇，是岁月沉淀；此情不变的久，是相互珍惜。好茶奉先生，奉知己，乃双井之福，庭坚之福也。”

高人相逢，山海际会。此时院落外，是那样的安静，修水的青山绿水好像都屏住了呼吸，在明媚的阳光下，偷听着这两个相互懂得的灵魂的聊天打趣。这一盏茶，紧紧地将修水与黄州联系在一起，也将风雨暂时隔绝在了外界。他们谈书法，谈诗文，谈趣闻琐事……东坡的豪放与庭坚的奇崛，此刻竟完美地融合在这双井茶烟之中。

盏中之物，在更多的时候，正是那个时空下的两个伟大灵魂对抗苦难与庸常的方舟。“夜饮东坡醒复醉，归来仿佛三更”，这是东坡在黄州消解烦闷的生活写照。“归燕略无三月事，高蝉正用一枝鸣”，这是庭坚在修水享受平凡生活的乐趣。这亦是他们的生存智慧——既然自己改变不了外部世界，那就往内心深处去丰盈自己的精神，天地之间不是有无边无际的空间可以翱翔？比如这一杯茶，不就是一个宇宙？品透了，不仅有“苦尽甘来”，还有“物我两忘”。两个灵魂互相碰撞，互相加持，使得彼此在动荡不安的岁月中，始终保持保持着可贵的淡定与从容。

此时，我的书房外，椰树依旧在风中摇曳。而手中的五指山红茶却有些凉了。时空转换，现在的我们，已经被无处不在的“连接”包围得水泄不通，但又感到极端的孤独。点赞微信，就是见面前握手；帖子下面的留言，就是促膝长谈。日复一日，温水煮青蛙般，我们早已习惯了用没有触感的信息维持着彼此的关系，却完全失去了耐心，千里迢迢去进行一次拜访，等待着朋友慢慢烧一壶水，去静心体会从苦涩到回甘的过程。

现实利益正在消解“朋友”这个词语的温度。我们还能像黄庭坚那样，为了朋友两肋插刀，不怕自己身陷囹圄伸出援手吗？还能像东坡先生那样，在自己最倒霉的时候，依然可以从一封信和一杯茶里面，获得前行的力量吗？

我遥望天际，历史那一头的青山绿水间的双井，依然回荡着东坡与庭坚的爽朗笑声。每当我读到他们相逢的文字，品到双井豆花茶香，无不感受到他们那深厚的友谊，就如太阳般既温暖了历史，也照亮了当下。

林林总总，不一而足。我不看那店铺，躲到我母亲的水果摊去。母亲的水果摊就在街边，我坐在摊边一张矮凳上，目光随着人流漂移。新街横贯小镇东西，东头连接外头的公路，西头直通码头。我发觉，从街头到街尾来回涌动的人流，其实在不停地变化，或消减，或增加。那是一拨一拨的人隐进小巷里，又有一拨一拨的人从巷口冒出来。我又发觉，每天人流都在菜市场口那卷起一圈圈旋涡。那是一茬茬涌进菜市场的的人和涌出来的人在那儿交织拥挤。我喜欢跟着母亲去买菜，扯着她的衣后襟走进市场里，那些海产品挨着，挤着，琳琅满目，惊得人目瞪口呆，有各色各样的鲜鱼、咸鱼、鱼干，还有五花八门的虾、蟹、螺、螺，仿佛海里所有的宝贝都摆在这里了。在市场里，人头攒动，吵吵嚷嚷的声音又搅乱了人的情绪。我不看了，定下神来，心里却在想，小镇热闹应该是因为有许多海里来的宝贝吧，新街的热闹当然也是如此。

因为常在母亲水果摊边看人流，我发现了一个大奥秘：这街上大多是那些穿大襟衫着宽脚裤的女人，她们脚步轻快又匆忙。其实街边摊铺的摊主、菜市场里卖海产品的、往来买菜的，几乎都是女人，就连挑重担推板车的也是女人，甚至那肉摊上挥刀砍肉的，依然是女人。我问母亲为什么？母亲说，新英女人很了不起。又说，男人大多出海去了，没有男人打鱼，镇上哪来这许多海产品？我明白了，小镇的繁荣就是靠这些男人和女人撑起来的，新街的热闹自然是依仗于小镇的繁荣。

长大后，我走出小镇的窄巷，走出了那条大街，到外头去读书，又在外头谋生。每一次回来，都发觉那条大街在变样。街面上的青石板没有了，变成了水泥大马路；街两边的骑楼也已被钢筋水泥楼房替代，街边的店铺装潢得很漂亮。街上仍然很热闹，仍然有很多女人，却是另一番风景。我不禁问，这条大街依旧繁荣吗？答案是肯定的。不过，我又发现一个秘密，这条大街已经盛不下小镇的繁荣，因为，小镇的繁荣已经向外延伸，在那大、海口的农贸市场里都有卖海产品的新英女人，白马井、八所、三亚等港口还有更多的新英女人。

|诗路花语

两扇窗（外一首）

■ 王远霖

深夜的窗台分了两扇窗
一扇临巷，暖得绵长
一扇对山，卧着清光

临巷
风与脚步
楼下闲谈
漫过砖墙

对山窗下
露水轻响
垂落溪涧的明亮
巷口的灯影凄凉
每个选择的窗沿
都悬着独自的光

★ 天晴了

天晴了，我要把房间收拾好。
叠被子，擦桌子，把垃圾倒掉。

天晴了，记得去楼下小卖店，
买一袋面包，还有明天的早餐。

我要对邻居点头微笑，
在电梯里帮人按住开门键。
如果遇见送外卖的小哥，
对他说，路上小心，不用太赶。

愿每个晚归的人，
楼道灯都亮得及时。
愿吵架的情侣，
第二天总能和好如初。
愿所有的孩子，
作业后面都有零食吃。

我就靠在窗边，
看晾晒的衣物，
在风里轻轻摆动。

|人生况味

烟火深处

■ 丁宇

城市的街角，有一家小小的早点铺子。每天清晨，当第一缕阳光还未完全穿透晨雾，那腾腾升起的白色蒸汽，便氤氲出一方温暖的小天地。

我穿梭在这烟火缭绕之中，熟悉的香气扑面而来。老板熟练地翻转着手中的煎饼，鸡蛋与面糊在铁板上滋滋作响，仿佛一曲美妙的晨曲。旁边的蒸笼里，包子们挤在一起，圆润而饱满，像是一个个可爱的胖娃娃。

“来个煎饼馃子，加根油条。”我轻声说。老板憨厚地笑着回应：“好嘞，稍等一会儿。”在这等待的片刻，我的目光被周围的一切所吸引。食客们或坐或站，有的行色匆匆，三口两口吃完便奔赴工作岗位；有的则悠然自得，细细品味着每一口美食，与身旁的朋友闲聊几句。

这一幕幕场景，如同记忆的幻灯片，不由自主地将我带回故乡的那个集市。小时候，每到赶集的日子，我总是紧跟着在奶奶身后，像个小尾巴。集市上，人来人往，热闹非凡。各种新鲜的蔬菜水果琳琅满目，五颜六色的糖果在阳光下闪烁着诱人的光泽，还有那现做的麦芽糖，散发着香甜的气息，引得孩子们垂涎欲滴。

奶奶会在熟悉的摊位前停下，买上我最爱吃的烧饼。刚出炉的烧饼，外皮酥脆，内里松软，咬上一口，满是麦香。我一边吃着，一边好奇地张望着周围的一切，偶尔还会缠着奶奶给我买个小玩意儿。那时的我，天真无邪，只知道这集市是个充满乐趣的地方。

如今，岁月流转，我已远离故乡，在这繁华的都市中为生活奔波。然而，每当置身于这样充满烟火气的场景中，那份对故乡、对奶奶的思念便如潮水般涌上心头。那故乡的集市，那熟悉的烧饼香味、那奶奶慈祥的笑容，都成为了我心中最珍贵的回忆。

在这喧嚣的尘世里，这份思念是我内心深处最柔软的角落。它如同一盏明灯，照亮我前行的道路；又似一缕清风，抚慰我疲惫的心灵。我知道，无论时光如何变迁，无论我走到天涯海角，那份深深的思念永远不会消散。

就像此刻，手中的煎饼馃子散发着热气，我仿佛看到了奶奶在故乡的小院里忙碌的身影。那袅袅升起的炊烟，那弥漫在空气中的饭菜香，那是家的味道，是爱的味道，也是我永恒的思念。

椰子

子

椰子

椰子</div